長蘆鹽法志

長蘆鹽法志卷十八

文藝 文 詩 紀恩詩

自漢書紀藝文而後之志郡邑者咸宗之以爲是𥳑籍觀風不啻輶軒徧適也長蘆近依日下仰沐聖天子之休光其間撰述篇章亦多有可藉資於掌故者詎謂鹽志專司食貨而於兹可在所略乎志文藝

文

重修天津儒學記　　巡鹽御史　李棠

大哉文乎日星以之麗天山河以之奠地上摻下類高卑

錯陳經緯互交而陰陽咸理具在於人崇四術而敷五教非是罔攸敘也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京師首善之區也近畿向風之首也

國家定鼎燕山南面而聽天下天津一衛城耳然直當畿之東南地鄰風雨之交扼川途之衝要漳衛泉流所滙九州萬國貢賦之艘仕宦出入商旅往來之帆檣莫不棲泊其境海濱廣斥鹽利走於燕晉趙魏三河齊魯之郡履絲曳縞之商羣萃而托處自前明來蕃衍甲於滄瀛間衛之有學也以爲庶富之後不可無教且五方所輻輳望天京

者觀光於是始焉文治無容或闕也間者屬開創之始我
皇清撥亂世而反之正民瘡痍者漸以起而生聚猶未興故闕
閭蕭條盜藏寡之詩書絃誦之文輟而不聞學宮鞠為茂
草過者咨嗟嘆之余以康熙七年戊申偕孟公巡鹺長蘆
爰涖茲土往昔鹽使者留居郡舍聞巡行之役一再至津
門而余修商竈之艱難念吏弊之叢蠹大欲整施釐剔之
始請駐節於斯以朝夕經紀其政下車之始謁
先聖於學睹廟貌摧頹堂廡圮壞慨然於文教之不振思有以
倡率而鼎新之視事以後搜宿弊除陋削省額外之科歛

商箴稍稍寧息民生計藉以安乃首蠲薄俸庀材鳩工諏吉興作海防通轉運使以下聞風樂趨諸紳士與慕義之民交相鼓勸畚挶如雲斧斤雷動至康熙八年己酉三月而告成堂皇赫敞櫺星齒牙房序陰㝐丹碧炳煥祀事因之處觀瞻因以肅今

聖天子臨幸太學親行釋奠之禮

御彝倫堂聽講經義首善之地文治蔚興而余適以時葺宮墻新黌序勸師儒而作多士俾近畿之域雍雍乎時聞詩書絃誦之聲九州萬國觀光而至者被中和禮樂之澤思所以

一道德而同風俗。未必無裨於

盛時文治之萬一也。乃鏤貞珉以紀歲月。而系之以銘。銘曰。

倬彼雲漢垂天章。邪畿東南惟津梁。泮宮巍峩文治昌。作

新廟貌聳宮墻。家絃戶誦士習良。千秋芹藻流芬芳。

重修滄州儒學記　　運使盧紘

滄治於長蘆舊分二城。滄城濱海。而長蘆居河之溴。相距

四十里。自州治移併於長蘆。稽地理者。但知滄州不復言

長蘆矣。長蘆使者專司鹺政。所隸有鹽場。有竈戶。因有竈

學。有竈生。州另有庠。各不相涉。自州既併長蘆司鹺者雖

庠之隷州亦得過而問之滄庠在南門外適當長蘆署前按滄在漢唐閒賢人君子固接踵出而近時人文蔚興德業彪炳有位公卿者矣有冠南宫者矣有先對策者矣雖聯翩不替而膠庠乃發祥地歲久而圮非所以肅觀瞻也紘忝斯任爰及乃僚及守茲土者諮諏營度鳩工庀材殿廡欞星次以修舉於時州之鄉先生咸樂襄其事若士若商亦爭慕義以輸歷春徂夏將底厥成於時巡鹺使者適按部行事郡伯司理鹺諸邑令咸集於茲會觀其盛各量有捐塗塈丹雘斯完美無缺因憶滄庠臨河負海左挹清

衞右控津門人傑地靈於斯焉聚似無容補助其間然飭
几筵以安神重師儒以嚴教凡宦茲土者固未可諉曰美
鍾自然而我無所事事也矧學士筮仕牧民所治非財賦
即簿書其能明於撙節愛養之術而不肯爲俗吏所爲者
必其爲聖人之徒也則大崇儒學抑曰無忘其本始云爾

關聖廟碑記

巡鹽御史 嚴曾榘

鹽政於國計爲最鉅周書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後世之有
鹽筴所以利日用通轉輸亦食貨之一也今海宇清晏財
賦充盈淮浙河東閩粤皆饒煮海之利而長蘆密邇都城

輦下戶口億萬皆仰食於其地之所出食鹽之額至十餘萬引亦綦盛哉然供鹽之商既多人心參差相為凌競強者工於并兼弱者困於壅遏利爭於下而課虧於上鹽政之弊自商之擅利始也比者諸君子力矯其習創為公局議立條約一以轉運之先後為鬻鹽之次第運至於塲各以十鬻其一為譯舉才力強毅公明服眾者一人以主其事而特供關公於其中六神分供於左右示無所私可謂詳且善矣余不敢曩嘗受

天子恤商之意。不憚勸勉欲諸君子敦崇廉讓相與有成今聞公局立規條擬新較若畫一。竊有厚幸。夫利欲其均法欲其久自古良法美意。可以裨國家而維風俗者不少。往往積漸以至於隳廢使其繼之者。常如始作之心。則歷久可以不敝蒙其利者不亦多乎。余望諸君子堅明約束守以終始無開并兼之風。無成壅遏之勢。公局之垂盛於不朽可必矣。局始於康熙甲子年。成於乙丑年。其地則有堂有廡。有棲神之宇。有燕寢之所庖廏廬舍。儼成安宅。爲地三畝三分凡屋五十九楹經其始者霍君晴嵐。繼之者。李君盤

者。孫君建恒。然結搆初成。未謀久遠之計。今規模煥然。重勒碑以聿新之者。李子德滋也。是誠足表於後。夫是爲記

天津河東鹽坨平浪元侯廟碑記　大學士陳廷敬

海門者。海水之所出入也。玆土南距海百餘里。日潮汐兩至。至時水勢澎湃洶湧。逆河流而上之。一出一入。若由戶達。故名海門。津門者。衆流之所滙聚也。古南北之水不通。江河异派。無由相達。自漕通而天下之水。半聚於玆。且河海會流。三汊深邃。更名津門。津通舟楫之利。聚天下之粟。致天下之貨。以利京師。海岸數百里。鹵積成鹽。自畿輔山

左中州之地咸取給焉實一地也而今昔異名時有重輕故名有隱顯耳然其間汪洋巨浸與夫透迤數千里內不無神以主之主之之神非聰明正直靈佑如響者不足以厭天下之心享天下之報禋豐祀於無窮也舊有神廟居河之西威靈赫奕無遠弗屆凡南北仕宦商旅之往過茲途者靡不祭祭必虔故舟行一遇急流怒浪危湍驚瀾必仰呼於神如或見之神綦靈矣由是祀無虛日庭不能容當夫海之未有明禁也商船往來檣帆相望幾於蔽日且鹽行任重途遠非巨艦弗勝非神力弗達苟有慢心竟日

不能移咫尺一念虞百餘里可俄頃至故綱人每致敬而有德於神尤甚於仕宦商旅也羣議復建廟於河東厥日孔臧厥基孔陽明宮宏敞齋廬潔清前華表而後寢居以及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備其一切工費悉取給於綱中專祀也始建於順治己丑季秋迨今三十餘年戴神惠於不替嗚呼聞古凡神有功德於民者明王必加以封祀今神利國惠民彰彰如是厥功偉矣

天子嘉神之績錫之爵曰平浪侯遂勒石作記而繫之以詩乃作詩曰緬維海門禹績不磨易名津門厥功孔多通利屆遠

惟神是呵。如或見之。朱冠峩峩。出之坎窞。與以平沱。更其大者。海不揚波。邦家之利。莫重於鹺。天子旌功。擊鼓鳴鼉。爵曰平浪。玉册金科。永清以晏。終平且和。

河東鹽坨平浪侯廟碑

巡鹽御史余泰來

蓋聞聖人首出。膺璇圖。履坤軸。山川之神。莫不奉若懷柔。奔走効靈而崇德報功。亦且錫以封號。載在祀典。烝嘗騂釁。永遠弗替。所云能捍大災則祀之。皆有功德於民者也。天津近在畿輔甸服之地。爲古渤海郡。上應天文析木天津之躔。百川朝宗。合流歸墟。實當北海海門要衝。歲運漕

米江淮吳楚千萬艘咸賴利涉而煮海榷鹺凡北地鹽政統賴茲土昔人所賦積雪中春飛霜暑路其功靈於海若者尤大彰明較著焉余以康熙癸酉秋九月奉

天子命巡視長蘆鹺政駐節天津至則循例禋祀海神平浪元侯廟貌赫奕俎豆維馨越明年甲戌秋八月使事將竣報政有日諸紳衿商賈鳩貲庀材聿新輪奐廼以神廟落成來告夫元侯職司巨海較四瀆稱雄長利國惠民厥功甚偉厥利維普凡舟楫帆檣往來出沒於洪濤巨浸中無顛危傾覆之患得以充實

天庾佐水衡濟邊備以無憂仰屋者惟神庥是賴考諸祀典始封平浪侯爵再晉元侯號比諸方岳歷著顯績其明德遠矣廟始建津之河西今順治間改建河東介在鹽坨以靈佑權鹺爲諸商崇報尸祝故也余受事以來星軺所至凡直隸齊豫迨於江南之徐宿幅員數千里計課金錢數十萬有奇幸無曠墜隕越以歸報

天子是神之相余於冥漠以有成勞也表厥懿顯勒諸金石余不敏其復何辭迺碑而爲之銘銘曰泱泱北溟王彼百谷比於岳靈雄長四瀆矧茲津門屬在甸服翊贊雍熙聲靈百

族歲濟漕艘牙檣萬舳爰祐鹺鹽霜凝雪簇上佐水衡權翰葦轂元侯崇報煒煌綸軸美奐美輪堊塗丹艧采蘋湘藻桂馨椒馥壽之貞珉穆清雍肅海波休昊胙爾遐福

西沽浮橋碑記

直隸巡撫 趙宏燮

先將軍在昔駐節津門余時方佔畢習舉子業就順天鄉試嘗往來衛城北郭外見西沽一渡水勢澎湃行者病涉即慨然欲請於先將軍以建浮橋會先將軍奉
命統師討叛不果行及余兩蒙
聖恩監司茲土前後履任未及三載亦未暇以爲然自幼時趨庭

省侍以及宦遊所至自山左觀察洊歷方伯旋即秉鉞中州凡經閱津渡則斯橋之志未嘗不時存於中蓋此地上

接

神京為天下水會四方舟車之所輻輳潞河之水建瓴而下其水發源塞外自通州入潞河與寶坻縣之潮河合流至此折而東南其西則諸淀為桑乾為滹為清為徐曹雹泙四水為磁唐沙三河諸水滙集而徒駭滏陽亦由此分流疏派皆自西沽傾瀉與潞河合並趨三岔河以入海其在虹藏所見之時河流就軌兩水交瀯倘鉏鋙不相能至天

降時雨。百川並漲。諸淀之水。奔騰洶湧。如萬馬紛馳爭隘奪險。又如兩軍疾驅。卒然相遇。前有所拒。後不及停。湍激奮迅。莫可名狀。舟師失戒。恒多覆溺。則斯橋之作。蓋未可已也。余承

天子寵命。自中州移節畿輔。復奉

聖恩特加總督。凡地方大利大弊。釐剔修復。次第舉行。乃得及於斯橋。於是率先捐俸。屬長蘆運使宋君師曾。天津道朱君綱。鳩工庀材。排列巨艦。橫貫鐵索。施板覆土。南北對峙。坦若康衢。而又相度行艘時其啟閉。以及鐵貓麻纜百物具

備凡用船一十有六計其長二十有六丈糜白金二千餘兩肇於康熙甲午歲冬以乙未夏四月訖工橋成二公歸功於余余曰衆擎則易舉同好則久存余雖一人倡之而藉諸君之力乃得商民子來恐後於以有成尚冀後之人同乎斯好時復修葺則斯橋庶幾其可久也而余伏念先

將軍總統

王師削平滇黔功著旂常而余又蒙

聖天子永念前人之烈特優

簡拔再世秉旄得縻祿於此以報

君之恩繼親之緒斯橋之作余實有厚幸焉而二君部署纖悉具有條理其勤於職又可知也用伐石刊事並勒慕義商民姓名於碑之側

修築渠黃口堤岸碑

竊聞堤以禦患貴防之於未然石以頌功實垂之於永久故慶宣房之福則沉璧刑牲而將明德之思亦勒鐘刻鼎於今爲烈振古如茲乃者三衞鑾儀早歸樂國渠黃口岸復見安瀾雖築之當年曾讀庭燎之舊記而修於此日實荷各憲之洪規自關帝廟至書院之前其二百四十餘丈

計土木貲並工匠所費約二千數百多金始於去歲暮春之初終於卯年七月之朔凡四閱月告厥成功於是勒之貞珉并以誌其材用庶幾無窮恩德同堤工而長存不朽聲名與河流而俱永云爾

巡鹽御史 莽鵠立

重修龍王廟記

予今而知天之申命保佑神之誠通感召有如斯之靈且速耶今年春天不雨

天子親徂郊圻警蹕旋臨而雲油雨沛澤乎四方詩曰農夫有慶萬壽無疆

天下頌爲夫川后嶽瀆之所以効靈以

聖人之心即天心故感通而佈命之其靈且速如此越兩月仲夏天津薊爾區或耘或耔之後東南其畝重望雲霓是時也百穀既播二麥未登予思天津爲

神京畿輔人烟輳集秋斂無望則黎民阻饑予方以爲憂詢知鹽關之南有龍神祠爲靈昭昭予亟聞於元戎徐公兩觀察年公段公及同城文武羣僚庶士即於是月二十有七日庚子以醒以祀虔告於神而衆商亦從予禱焉厥明辛丑二十有八日尚烈日炎風迨至未刻雷起兌方霖雨

如注。自申至夜分方止。四野霑足。及入五月。長霄涔涔。又日以相繼。前之喜雨。至是而愁霖。向之憂旱。至是而苦澇矣。予復憂之。六月朔壬申。予再禱以求晴。越朝果蕭風自南。雲斂日霽。於是津之衆。咸覩神之靈且速如此。皆曰。予之誠有以感召之也。咸歸功於予。予進而曉之曰。雲行雨施。天下平者。

聖天子之神運也。雨暘時若。百靈效順者。

聖天子之德化也。今之旱而雨。雨而晴。感應如響者。天之申命保佑也。予何有焉。衆商復爲予請曰。公不有其功。神惠宜報

也。請公題額以昭其靈。吾儕捐資以新其宇。予忻從其議即首爲捐金。元戎觀察諸公皆樂助以成衆商之志。予因爲記以壽石。俾後之覽者知神之奏績於

清時。商之慕義於不朽。皆仰體

聖天子之精誠感召。以惠此一方。自此天不屯膏。地無遺利。將和歲稔。海不揚波。

聖澤汪洋。永永無極。皆於是乎兆。且望後之人。虔修廟祀。以傳神惠於無斁焉。

重修院署記

巡鹽御史　莽鵠立

雍正元年。五月十三日。予奉
命巡視長蘆鹽政。時蘆商疲困。公私逋負。不下百十餘萬。案牘山
積。先是
皇上既命管侍衛內大臣公。今刑部尚書阿公。監察御史年公。鞫
審官商虧欠。又
命予來經理其事。
聖訓諄切。務期徹底澄清。予履任後。曉夜思維。隨以加鹽免課。通
融帶運。展限奏銷。借帑收鹽。接濟滄商數事。面奏於
朝。俱蒙

俞允凡可恤商裕課者不惜殫盡心力為之籌畫商困稍甦予因
屏絕苞苴即一切饜飫亦無所用又不欲廢向來制度因
令收藏以俟後人至鋪設物件除銀器現具錦緞之屬當
即發還惟錫器木器磁器留用亦召吏登記以便差竣給
領至於衙署之傾圮頹廢固已安之矣次年二月予東巡
留駐濟南者兩閱月衆商乘時集工繕修予聞之即傳諭
寧樸毋華不得妄費及還而見署內之傾者已正頹者已
整甃石砌磚易瓦繚垣庖湢廁廄靡不完聚署後舊有射
圃在荒草中客至較射則取葦蓆以避風日至是築室三

楹址三層墻四圍予因題所居南室曰敬事堂取論語敬事後食之意也予舊以名寧夏署今涖此地仍以名之題射圃室曰繹志軒取禮記射者各繹己志之意也衆商若勤勤爲予計者夫予以身許
國即家事且不問何署美惡更勿留意也故始而傾圮頹廢也安之繼而易舊爲新也亦安之今蒙
聖恩再留任二年然日月如梭此室乃傳舍也豈因繕修而以啇人爲德哉但予素惡新舊交代之際苟可攜者則捆載而去其難致者則濫給輿皂甚至槅扉磚瓦之類亦恣行殘

毀非必出自居官者之意大概繫無知僕從所為予旣惡此故嚴約下人時加愛惜使去任之日一如方新之日并勒石以囑後之居是任者各飭其家人下役不得恣意殘毀一以念商艱一以惜己福幸勿謂予之饒舌也

環水樓記

巡鹽御史莽鵠立

天津公署最後巋然而高者曰環水樓葢取河流縈繞圜環若帶之義也其天晴氣朗月夕風晨雲霞燦爛烟火參差路轉檣迴帆影拂檻至若波潮上下忽盈忽虛依稀乎海上三山蜃樓百幻前人之經營是樓而領略斯境者應

有同情乎。予自癸卯仲夏。奉

命而來。至甲辰差竣。又蒙

旨特留。公餘之暇。得以時爲登覽。西北則

皇都壯麗。凛然思

天威咫尺。懼無以勝付託之重。伸報効之誠。東南濱海。鹺商之所輻湊。竈丁聚族而居焉。憑眺輿思。利何以振之。弊何以櫛之。豪强者何以鋤之。善良者何以植之。困苦者何以恤之。流離者何以鳩之。豈止游觀之助已乎。予嘗論孔子之取水曰。水哉水哉。而孟氏以爲取其有本。此特爲徐子言。救

其失耳。夫水之取類大矣哉。潤槁滋枯。於德爲仁。壯往直前。於德爲義。避高趨卑。於德爲禮。深潛變動。於德爲智。應日從時。於德爲信。如其從欲無厭。則爲貪泉。壞人自利。則爲盜泉。納汚藏垢。則爲濁流。嚙隄殺稼。則爲毒流。一塵不染。則爲清波之潔。萬物咸資。則爲流澤之長。睹斯水也。亦各視其所取耳。後之登是樓者。當使臣心似水。無曰魚鹽之利。涓涓不息。可以自潤爲也。庶於環水之稱。顧名而審厥義也乎。是爲記。

天津祈雨疏一　巡鹽御史莽鵠立

疏爲叩祈雨澤事竊聞天運之有不齊者唯神足以挽之人力之所不逮者唯神足以拯之是以有求必應而隨感斯通欽惟尊神變化隨時仁勇冠世顯威靈之赫濯錫以
王封享俎豆之馨香臚諸祀典茲當乙巳春雨愆期入夏以來亢陽如故有司牧之責者莫不蒿目焦心旁皇祈禱不啻一而再再而三矣乃雲有時而密膏則屯之雷有時而聲風則散之麥秋屆而漸枯石田嘆而懸耒夫
國之所恃唯民民之所恃唯歲歲一不登則饑饉流離兒啼婦泣將塵

宸衷宵旰之憂及今尙可以補救也鵠立代

天東巡於本月十七日回津道途所經見農民之望雨不啻饑者之望食渴者之思飲翹首跂足刻無容緩用是食不甘味寢不安席謹會同鎭道各官涓吉結壇甯匄神前爲民請命伏願處高聽卑垂慈渙澤膚寸合而神通丕顯時雨降而下土其蘇戸戸謳歌家家尸祝皆沐神惠於無盡矣鵠立等不勝激切屏營之至謹疏

天津祈雨疏二　巡鹽御史莽鵠立

疏爲遵

旨禱雨事伏以為民請命久懷呼籲之誠得澤孔殷彌切再三之瀆益雲霓之望雖迫於人心而霖雨之施終須乎神力洵幽明之可感望靈爽之式臨是用誠求再申虔禱學自今春旱魃為虐春麥漸槁秋田失望竭立代巡山左曾經致禱未獲神佑回津以後觸景傷心禱求彌迫而屯膏如故自愧積誠未至不足以仰格神明憂心如焚計無所出不得已而繕摺奏明今奉

皇上俞旨着實虔誠祈禱欽此臣特會同鎮臣徐仁道臣段加蕙柯蒞任籌再設醮壇齋戒沐浴謹卜五月朔日為始虔誠

步禱以仰副

皇上憂勤惕厲之衷以代陳下士瞻望祈求之意叩懇尊神大顯

靈異迅賜甘霖則夏收雖減秋穫可期矣今不救將來一

望石田釀成荒歉神寧無恫乎爲此匍匐叩請不勝激切

屏營之至謹疏

巡撫御史　莽鵠立

謝雨疏

伏以

天心博愛大德曰生神聽無私有求必應沛甘霖於原野草木濡

膏遍時雨於田疇麥麻生色四郊雀躍五內心銘欽惟尊

神潛見隨時躍飛布澤大仁大勇靈異著乎坤維乃聖乃
神變化全乎乾德茲因亢旱用切祈求不揣悃衷荷蒙鑒
格雲旂發蹤頃刻而漫野蔽山雨陣滂沱瞬息而流川盈
滄橋者轉秀不管春漲桃花樂以忘憂羣頌恩周澍發鵠
立等仰瞻靈顯俯破高深謝以疏陳感難言罄伏願百靈
効順四海同春萬載千秋佑金甌以永固五風十雨應玉
燭之長調鵠立等不勝感激懽謝之至謹疏

祈晴文　　巡鹽御史　莽鵠立

維神靈之孔赫是民命之攸司凡兆民之疾苦與下吏焉

其之。茲霪霏之久潦。遍淹沒其耘耔。日涔霪而如注。室傾圮而塗泥。米則珠而薪桂。儼沉竈之無炊。嗟黔黎之何罪。慘目覩其難支。豈

天心之降割。塡萬姓於溝渠。立等愧省躬之無術。致恒陰之淋漓。所自艾者。愆尤之有萬狀。而所可信者神明之非不慈。惟龍王之軫恤。回風伯與雨師。留甘霖而徐沛。念昏墊之可悲。荷

帝慈之弗釋。願立躬以當之。凡愚氓之有咎。皆某職之多疵。謹精禋以拜禱。惟神力之轉移。爲億兆人而請命。何恤乎瑣瀆

於神祇謹疏

環水樓記

巡鹽御史顧　琮

雍正四年春正月。琮奉

命赴天津協理鹽政夏五月始受事入署四面皆水也有樓焉巡任初未暇寓目。案牘少淸始登焉有舊題環水樓額蓋津爲羣水所滙而使院在運河之壖西則兖豫諸水入南運河者瀠其前遶北則諸淀之水會於北運河者遶其後皆東南流至三岔河以合流而歸於海而玆樓適居其中央余每徘徊其上東南滄海西北

神京極目四望則志氣爲之開張又或暝色入林羣動皆息靜夜月明水天相逼掩卷默坐心神瑩然柳子厚有言君子之爲政也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夷恒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蓋鏡之鑑也惟無物故能鑑物人心亦然惟無事故能應事方其無事寂然不動若水之止澄泓而可以鑑物也及其應事感而遂通若水之流橫從倨句必循其理其萬折也必東故君子見夫水必觀焉省身之密也遂書以自警以告後之君子是爲記

巡鹽御史顧　琮

靜廉堂記

雍正癸丑仲秋余奉

命督理直隸河務方莅任即巡視河防未遑居處至冬十有一月望後四日歸天津使院越三日友人傅文孫至自京攜朱子所書靜廉二字石刻贈余余因以名堂夫靜與廉本乎性亦成於學者也靜者格物之源神凝而後幾可研所以能慮也廉者守身之要內澹而後外可潔所以不撓也石刻在鎮邑學宮歲久流落民間士人張某得之牆內移置其家而此刻復顯余生後朱子數百年得其書而額諸室如日侍先賢之側心常有警焉是以記之

重修天津府學明倫堂記

巡鹽御史顧琮

問考兩漢循吏以艮二千石著聲者若文翁之於蜀李忠之於丹陽任延之於武威莫不以興起學校崇尚道德爲先事葢以學不興則教不肅教不肅則化不洽化不洽則政不成欲政成而訟理俗茂而民和舍學校以爲教其道無由也後世司民牧者迫於催科視此爲不甚重輕之事將古所謂司徒六德六行六藝之教闕焉無聞於是士之入學者亦自安苟且而不復求進於忠信仁義之途政令之日弛風俗之不古若其不以此也歟天津舊屬衛地其

學宮建於前明正統中屢廢屢葺

國朝雍正間由衛升州由州升府學宮則仍其地不改第歲久勿治陳丹牆粉雖爲觀美前守桂林李公撤而新之獨明倫堂舊址吞築不堅欂櫨欹仄今太守程公以龔黃之治行出守是邦撫卹興州兆庶康悅朔望則率其介長及郡學博士謁先師廟集諸生而訓迪之顧瞻斯堂將就傾圮慮無以爲宣化地也愿割俸錢若干而益以廩膳羡貲諏日庀材凡楣楔楪楯栭栵宋榱之屬或朽或堊百廢具興鳩工於乾隆三年二月日告竣於五月日堂既成諸生

謁予請記予謂是舉也用不濫材工不曠役施之而得所先務不容以不文辭爰進諸生而語之曰

國家

列聖相承誕敷文教四海向風多士生近三輔含茹雅化幾百年矣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大倫豈無有講明於夙昔者乎登斯堂也則宜顧名思義臣勸於忠子勉於孝兄弟夫婦朋友之間益相親而相遜如是則成德達材君為良士出為純臣而於

朝廷陶鑄人材之典庶幾無負焉不然雖日遊於學俎豆僅

笙簫匀于籥未嘗不備其器鞉鼓柷敔塤箎鏞琴瑟未嘗不審其音屈伸俯仰盤辟綴兆未嘗不嫻其度而尊君親上之大義不著不察則郡之人士何以是則而是效三代盛王之治亦何由復覩哉衆皆曰善爰撫其本末并推原賢守以經術爲治術之意而鑱之於石

重修天津護城河水閘記　錢陳羣

自古土功之興有城必有池所以限封疆通宜蓄資灌溉利往來也周公成洛邑鑿陽渠以周四面而秦漢以來千金五龍之號富民利人之名史不乏書代著其烈此亦見

水之爲利溥而廢興之間事甚鉅也天津爲九河下流於北地稱澤國城東北二面臨大河餘二面無水舊於城側開護城小河一道而於城東南角開水門一以引河水又於城下東西鑿水門二引水入城各立閘司啟閉康熙十三年因廢重修廣袤深淺不改其舊數十年來木朽石傾閘不能制水一時權宜纍行堵塞而護城河從此遂淤太守程公以清德令望來守此邦四國誦爲仁人

九重聞其長者綱舉目張百廢具理先是郡之士民以護城河閘請於前守李公甫營浚築旋叅

召以去至是復請於公公曰是不可以不修遂鳩工與事鋤畚錘句月而事竣清流洋溢左環右繞儼乎金湯之固矣且夫閘之設也非美觀也蓋有六利焉餘南之水泛溢無時有閘則按期啟閉近城左右水無水患其利一也城內潴瀆之水壅滯無歸有閘則積水可流積穢可洩其利二也斥鹵之地素無甘井居民飲食皆遠汲河水有閘則清泉日注饔飧是資其利三也城南濒地必藉清水灌溉有閘則溝澮宣通磽确之地皆成肥壤其利四也居民夜作例不禁火曲突徙薪備豫宜早有閘則一旦失火即可挽水

以撲滅其利五也有大河以繞其東北有小河以環其西南大河總其干小河分其支脈絡周通土風淸美坐使形勝日尊都邑日盛其利六也夫爲民興事捐己有以開百年之利賢大夫之事也述舊章修故典垂茂績於來兹廣前猷於不替亦後世有民社者則也爰爲之記以爲來者法焉

趙氏義産輸丁碑記

趙瑛

樂豫有言葛藟猶能庇其根本是故厚可爲也薄不可爲也矧薄我宗族乎哉我趙氏始祖前明永樂時來自南中

占籍海堧為竈戶。於武清縣𨺓家莊大小二處聚族而居十有餘世。

本朝順治初年。我曾祖洪宇公徙居天津。逮我祖華亭公。我父佐君公。三世相承。士農兼習。資產豐裕。務為敦睦之行。凡我族丁有長賦或力不能措。悉代輸之。償與否固無論也。自時厥後。雖椒聊蕃衍。而門戶分析。素業亦已漸替。常恐失德起於乾餱。六行褒於任恤。繩武無聞。詎非詒厥之羞乎。瑛無他藝能。不敢狃於呰窳。而勤儉無失。溫飽俾子弟輩佔畢家塾。循樸素之習。保堂構之基。誠為厚幸。然皆

高曾以來餘慶之所貽也念水木之本源今之支分派別雖與玦遠近有差自先人視之則軫愛惟均而玦乃薄之敢乎哉通計族竈丁共二十三丁九分五釐五毫既不能使貧乏者悉家給而人足而勉吾力以紓其困俾丁賦無一逋者於今三年矣然而拳拳之意願始終爲之不啻三年也又願吾子孫世世爲之不啻百年也因置得小孫家莊一處計房基園田地七十二畝四分四釐四毫距大直沽先塋里許佃戶十數家每歲租銀三十五兩七錢三分擇族中謹愿者遞司出入凡二十三丁之賦皆取給焉輸

將無悞安享太平之福。其贏餘爲春秋祭掃之用。合雲仍飫餕餘盡歡而退。歲以爲常。亦可少申敦睦之忱矣。自義田既設之後。上其事於官。案牘永存。又勒之貞珉。圖形炳具。子若孫必不敢據爲己有。族人之心必不敢妄生覬覦。如有不肖。協力攻之。此一時之過慮。料他日必有人加惠宗支。繼起而式廓焉。㻞豈無厚望歟。用是備書顛末。布告來茲。以待我趙氏之亢宗者。

包孝肅公廟碑　運使　倪象愷

轉運使。始於李唐天寶後。守是職者。無論已。宋代名臣。如

陳恕鮮于侁呂公弼歐陽修唐介諸君子皆先後歷茲任惟包公之名獨著公諱拯字希仁宋時由龍圖閣直學士出爲河北都轉運使時公私充斥競言財賦公獨守祖宗法不聞別有改創利偏魚鹽威懾戚貴其所爲政寓慈惠於剛毅之中故至今士大夫猶想見其風概以相感厲下至僕隸妾婦以及牛童馬走無不道其姓名述其遺事津津焉且凜凜焉若前日事者此豈勢力智巧之所得爭歲月寒暑之所能滅者哉誠發於中而情見於外也惜轉運惠政史闕略不傳無考鏡然公孝篤於親忠結於主關節

不到。笑比河清。正直有爲之氣其感於後世之人心者。尚耿耿不忘。則其措之當時者必歷歷可信。然則公之政雖不傳而所以傳之者至矣昔召南詠歌召伯之化。至愛及甘棠而終不言其化之之道。韓昌黎刺潮州。至今民水旱疾疫必祝而蘇子瞻作廟碑。亦不幾書其政治蓋有可指者。尚偏而不全而至於無可指者。直久而愈篤。故聞聲知人。不言而喻。不然。公去今遠矣既未嘗親被其澤又非求媚於神。而何以愛慕之而俎豆之焄蒿悽愴若或見之其得於人如是哉愷承乏長蘆。才弱力庸望古生愧滄州運

判史君倘廉、分職二載、恤商體竈、有公之心。因宋轉運聽事舊地、新公祠宇。以光薦祀、以答人心。前宮保孫公、今制府高公、鹽政三公、直以繩人、廉以澤物。諸所設施、與公合轍。於是允其所請、屬愷酌量經理。商竈士民鼓舞趨事。匝月落成、延主持奉香火。有司春秋祭享。史君請記於余、因書其事於石。嗟乎。轉運一官、古來衆矣、且其人皆賢而有爲者、而公獨廟食茲土數百年。馨香如一日、且可期於無窮。我於以知公之德澤之深且遠、更以見直道之公、爲不隔於三代也。

重修儒學碑記

運使 盧見曾

自古建學者必於國之陽塏爽之地宅高勢崇使瞻而知尊治財用物使久而恒固深其堂阜使禮行而肅廣其舍宇使事集而備時其繕完望焉而若新盛其鼓舞興焉而不從非是無以宏聖道成教化也我

朝尊師右文典禮隆備追崇

先聖五代之祀釐正從祀諸儒建書院加特科廣博士弟子員額凡九州俎豆之區罔不承流向風以仰副德意天津於

神京為左輔東距大海洋船鹽筴百貨之所輻輳又自明以

來爲軍衛之地其改爲州治因而陞府幾三十年人心風俗之漸染於功利猶有未克丕變者所以崇奉學宮習祭菜鼓篋之儀以播絃誦之雅化視他郡尤爲亟政理之要莫有先焉歲辛未余遷長蘆運使始至釋奠仰瞻殿壁隳剝門廡欹斜櫺星門内外水潴而蘆茂席板以渡迺得進而瞻禮頹垣通市完者亦卑不及肩爲慨然太息者久之謀修建於臺使者高公恒公曰吾志也按察司副使董君承勲知府熊君繹祖聞之交贊其事迺偕官師之能受功者率作興役疏其水而去之使無復淤薙其草而絕之使

無復苟且宇所設增其庳補其傾木石所施汰其朽任其壯滌之墍之丹之雘之自崇祖基周內及外凡學所宜具者靡不畢舉於是枚枚翼翼贈者赫然知學宮之尊而仰聖教之大臣將使津之士因是興起以臻乎日新之盛而復推其餘以及里巷鄉曲之間皆知慕文學而敦禮讓夫固予所旦夕期之者已是役也經始於乾隆辛未七月其落成則以十月庚子凡八十五日而畢工計財用之費爲金一千一百有奇云抑考天津於明之正統始建學宮歷景泰至崇禎二百年而修者五我

朝自順治十年。至康熙四十七年。而修者四。雍正九年陞州爲府。十一年。知府李君梅賓修建府縣兩學。迄今甫十八年。而修者三。是何後之修者。若是其亟歟。余維津爲水鄉。水不治則壅。壅則地潰。宮之垣墉屋舍。因以頹圮。官斯土者。苟其以時疏濬而葺治之。於以敦行典禮。崇奬儒術。輔成

聖天子尊敷文教之盛。而莫視爲緩圖。斯則余之所臨文興歎。而不能無望於後之人者也。

問津書院碑記

運使 盧見曾

世宗皇帝御宇。飭天下省會各立書院。蓋緣教授等官。部選拘於
年例。不必盡賢且文。又弟子員散處。無由朝夕相見。一一
端其德行而課其材藝。乃於學官庠校之外。別建一肄業
之所。禮聘名儒。掌其教。拔庠士之尤秀者。資以膏火之費。
使朝夕與居以授經而講藝焉。其爲興德育才計至深遠
也。嗣是郡縣有司承
上意旨。通都大邑往往設有書院。士習烝烝進而益上。天津以百
川朝宗之地。而爲京師左輔。感化最先。輶軒採風者之所
首及。顧闕焉未興。余竊病之。前太平府通判查君爲義告

余曰家有廢宅在運署之西南隅其地高阜而面陽形家以爲利建學立塾之地從白之總督方公觀承署鹽院高公恒均報可爰庀材鳩工位其中爲講堂堂三間前爲門後爲山長書室而環之以學舍凡六十有四間計費白金二千四百有奇經始於乾隆十六年辛未八月落成於十七年壬申二月適吉公慶來視鹽政爲延名師立教條入學鼓篋胥雅肄三賓讌禮成容止有秩越翼日諸生踵門謁請所以名是書院者爰進而詔之曰若瀛海亦知夫海乎孔子之道猶海也學者漸至乎道而止今之制義其津

筏也。學者因文見道。譬如汎海者。正趨鼓楫。候勁風。揭百尺。維長綃。挂帆席。然後與濤遠決。乘蹻絕往。以徐臻乎員嶠方壺蓬島之勝。若自厓而返。與終身於斷港絕潢。而不能達者。皆不得其津者也。余姑導使問焉。毋致眩惑於沙汭之雲。錦纜牙檣。於暫曉之蜃像。則庶乎其不迷於所往矣。諸生再拜曰。有是哉。夫子之詔我也。敢不顧名思義。以勉承教。愚於是伐石紀言。述事所繇起而名之以問津云。

書倪節母王孺人行畧後　　進士　王又樸

余師方望溪先生退老金陵。余以職事謁上官。至必就先

生先生詢余曰天津亦有奇德異行足以傳者乎余唯唯未有以應也及余謝老將歸過邗溝適有築堤之役留泰而倪生鋧自鄉來從余遊書其嗣母王孺人之節行求余言以傳余以孺人之守節撫孤凡士夫家知禮義重廉恥者皆能之況已奉

旌典行實列禮官將爲史館所採錄而又何待余言以爲重乎既而鋧言其母之居貧作苦約己豐人宜家及恤下諸事并述其所以訓誡子孫之言與行者余始稍稍異之既又言其母之事祖姑能得其心命主家政有惠逮下必曰

此大夫人意如某事某事皆其實蹟也。余不覺愯然動容。肅然起立而言曰。有是哉。此德盛禮恭聖賢之行詣。而乃得之於婦人女子乎。夫好行其德而樂居其名人情也。然且有攘美者。然且有嫉能者。彼非在衣冠禮樂中者耶。而然且如此。至於窮居閭巷之士。欲砥行立名。恥其聲聞之不著。輒自炫奇摽異。以求有聲勢者之援。則皆今日男子之行也。至於善則歸君。過則歸己。古純臣之義。士大夫所不能爲。而孺人能之。方且風示天下。以爲具鬚眉者所愧恥而奮焉以興。而豈僅僅爲重閨閤而端女範而已乎。獨

惜余師已殁不及得其文以傳孺人也且余與倪氏姻自祖孫父子三世矣孺人之賢如此而余不能知余之聾瞶。其可愧又何如也已

殷貞女哀辭　　查禮

自古節烈之婦往往臨患難際煢獨以一死完其身。若夫遇人不淑遭其凌暴。雖志芳行潔不以爲德反以爲讎其遇尤可憫。而其心之難自有百倍於患難煢獨者若天津貞女殷女可哀焉殷氏本貧家女幼失父。惟兄母是依年十六。嫁爲村民邢文貴妻。文貴素無行。其母趙氏以淫佚

聞初文貴娶于氏以貞愼故出之聞殷氏孤且美以計復

爲文貴娶之而殷氏堅貞逾于氏趙氏怒甚乃與文貴日

加撻楚以沸湯沃之燔灼其體體盡潰爛郡守劉公知其

事委邑尉訊驗而氏絕口不言夫姑之惡且守禮甚篤欲

驗其創不可得未幾氏卒邑令張公歸自上谷躬爲推訊

盡得其情卽置趙氏文貴於法而氏之節始著是日傾城

往觀無不誦郡邑二公之廉明而處殷氏之貞得以不朽

也余謂氏之遭遇爲人世之至不幸幸而郡邑二公爲之

表揚其事其亦可以無憾矣爰作辭以哀之辭曰

清且直兮白河之流高城巖巖兮峙河之洲有女食貧兮深源之裔貧郭而居兮甘心疏糲惟鳩媒之無良兮棲鸞翼於荆榛播桑中之餘波兮將貞者而胥淪羌惟賣珠以牽蘿兮知市門之不可倚也寧焦灼而焚如兮亦何悔乎九死也行路爲之涕泣兮鄰里爲之噓欷喜父母之孔邇兮邑爵恭而郡袁安嗟守禮之獨嚴兮媿呈身而識面婺食辛而自知兮忍中冓之外煽魂冥冥而長逝兮從婺女與靈妃雖膚髮之毁傷兮完禮義而全歸嗟輕塵之棲草兮誰抱貞於空谷植汙泥而不染兮宛青蓮之馥郁豈荒

邱而憑弔兮慨葬玉之深深。聊陳辭於遺蹟兮庶千載之

下得以識匪石之良心。

重修長蘆公所碑記

運同　孟淦

使署西北隅有長蘆公所焉。剏始康熙十三年。乾隆五年

踵修之。前使倪公詳其顛末而勒諸石。所謂慮謀集益之

義也。迄今四十餘載。相沿既久。頹圮殆盡。而未嘗有過而

問焉者。壬寅夏。我運憲張公

簡命蘆鹺使事。甫駐節。省情形。按虛實。準情酌理。仍利袪弊。靡不

至當。爲之歎曰。商力衰而人心渙。即公所而大略可覩矣

於是指陳利弊愷切詳明我督憲鄭奏聞
廷陛旋蒙
特恩加價自是困者復甦歡騰載路咸曰將何以答
聖恩而酬憲德也惟有同心協力俾鹺務公私歸於萬全亟宜率
由舊章復厥成規遂以修葺公所請使者曰善爲申院憲
如所請蘆商踴躍捐資庀材經始不月餘而落成余嘗過
之見夫濟濟公庭井然燦然卽所謂慮謀集益之義也嗚
呼仁政入人之深移人之速顧若是歟雖然靡不有初鮮
克有終後之視今安知不猶今之視昔吾願諸商謀於斯

議於斯棲風雨於斯永矢公心久而勿替無忘

聖天子有加無已之洪恩賢使者惠愛長蘆之至意也是爲記

義塚碑記

運使 張 棟

葢聞人死曰鬼鬼歸也終死之事曰葬葬藏也葬以藏斯鬼有歸也停棺而不葬鬼無歸矣生者安乎曰不安然則其忍而爲此者也曰無地也無力也無地無可葬無力弗能葬也停棺其非得已也嗟乎此陋俗之所以相沿而官斯土者之所弗忍覩也天津地濱海又介衛潞合流之衝形勢窪下每當盛夏大雨時行地多積水凡居民之貧不

能葬者往往飄零淹浸見者心傷余承乏茲土欲擇地爲置義塚而難其經理之人適錢君蔭南程君瑛與余有同志遂各捐廉俸爲衆倡衆亦樂輸以應舉凡經營建置溝防封樹之事皆屬二君任其勞其地在津之西南隅截長補短爲頃一爲畝二十並於塚旁構造數楹備掩埋之具設典守之人經始於乾隆甲辰三月迄七月而規畫乃定先是有郡人李氏捐地十數畝周圍鑿坑里中有倒斃無主之屍悉葬焉號掩骨會其地與今塚毗連而費出募輸常虞不繼今從錢君請總兩處籌之每年於商捐公項內

動給銀一百六十八兩。源源支用。以專司事之責成免募輸之紛擾誠長策也。夫既有掩骨之墳又設埋棺之塚。其爲地已寬且所需者一抔之土。所費者一舉之勞。其爲力亦易。地寬而力易。而猶以陋俗相安。忍令死者飄零淹浸爲無歸之鬼也。民雖貧必不然矣。事既蕆將立檔案於官以儲經費而備稽覈其必於官者何亦曰。此非徒衆人之爲而固

聖天子仁育萬民澤及枯骨之至意所爲推廣於萬一者也。庶其行之可久乎。顧余今以憂去。而二君居官稱職。又將不次

而去所冀後之經理茲事者勉思所以繼之也爰敘其顛末而書諸石凡供是役者均載焉

詩

朗吟樓　王公弼

仙人黃鶴舞婆娑。飲吸長鯨醉踏歌乾坤何處著雙眼。乘風偶爾來滄波。滄波江上看明月。劍星夜半寒光發。飛劍長空落鴻影。斷蛟剸兕戲溟渤。爲問靈砂果可傳願借仙人丹九還。仙人得道寸心裏。點石恐誤三千年。瓊臺紫府爭洞宅好此樓居高百尺犬笑不知宇宙寬俯卧尚嫌天地窄。黃公壚畔酒如泉朗吟樓下多漁船。烹鮮浮白醉神仙醉後詩狂欲上天。上天下地何所有。醉夢醒時仍問酒。

問來樓上對仙跡仙乎仙乎吾與友

朗吟樓呂祖祠　　王公弼

丹梯插碧枕河流可是仙人居好樓雲駐乍疑蓬島近月明還憶楚江秋洞庭西放雙鳧去滄海今隨一劍遊夜靜波澄聽唳鶴醉攜珠斗豁吟眸

驄馬行送任御史玥視鹺長蘆　　朱彝尊

春明門東驄馬嘶奚官新鑿碧玉蹄紫茸鞦鞘錦障泥使者衣繡行長隄寒花露草烟淒淒千樹萬樹楊柳低津門此去三百里來朝定指西沽西長蘆鹽筴通青齊君今乘

驄拔左海。章綬不殊還會稽。我歌驄馬行。君騎驄馬去。明年鞍馬來春明。應記今朝送行處。

過滄州　　王士正

春草千里合。春波兩岸生。迢迢新柳色。碧過小分城。

登津門稽古寺閣　　高爾修

歲餘積雪苦凝寒。閒步登臨古寺闌。百雉金城窗外峙。一漭滄水坐中看。東浮烟霧蜃樓市。北起風沙燕塞巒。乘興欲窮千里目。帝京遙在五雲端。

天津夜泊　　周綸

搖落悲秋擬問天。夜鐘岑寂纔行船。銀河無路看垂盡。璧月長空照自圓。京洛弟兄憑短札。鄉園風物憶殘年。津河一綫通瀛海。遮莫仙山隔暮烟。

無棣城　　胡惟一

無棣荒城何處尋。兒童指引到河陰。霸圖無改山川舊。劫火俄驚草樹深。點點寒鴉歸暮堞。行行野鷺起秋霖。人間多少繁華夢。瘦馬斜陽太不禁。

天津關用薛文清舊韻　　查慎行

地勢東來一掌平。忽開官閣起崢嶸。風腥曉市知魚賤。客過嚴關喜飯輕。暮雨暗添丁字水。春陰低壓直沽城。雲帆轉海非難事。誰念東南物力傾。

桃花寺　查慎行

已過桃花口。再問桃花寺。獨客叩門來。老僧方坐睡。欲知春淺深。但看花開未。

舟次天津　曹鑑平

春月辭家出。津門入夏過。從知燕市近。還見海雲多。萬堞臨高阜。千帆蕩濁河。幾回京雁度。鄉思更如何。

海光寺新河開成賦老泉水官詩韻　　僧　成衡

殿堂闢草莽。鐘鼓集人天。鑿渠三百丈。疊橋并駕船。船以泛巨浸。橋以俯澄淵。毒龍已弗制。況彼鼉與黿。潮音雜梵音。貝葉香風翻。浪花涌天花。天女來雙鬟。殷勤瞻古佛。獨象擁青蓮。安排成北海。還往多南蠻。朝霞映晴波。似播還似旋。半輪浸微汐。如梳復如彎。或來戴山鰲。或潛橫海鰮。水清竿莫釣。浪潤鷗難扳。居民類蠶尸。過客比輞川。葭蘆隱漁唱。高柳颺炊烟。斜陽一徙倚。風物儼瀛關。

長蘆大小賜巷曲長短編斯河自千古。

天子同萬年。孰云九鼎重巨力擎不難。馬駒大樹蔭歸宗一味禪。

後來其我知。努力圖光前。

之葛沽舟中雜詩四首　吳　霙

曉日朧朧近直沽。遙遙帆影出平蕪。眼前芳草衡湘色。只少春山叫鷓鴣。

雲母窗開水上樓。依依楊柳拂行舟。無端載酒彈箏過。都捲珠簾看不休。

短蒲沙帶退潮痕。花裏樓臺柳外村。暫歇吹簫倚雙槳。問看絲網摘河豚。

海畔人家沙上居長河東下又分渠紛紛曬網斜陽裏可
有仙人孫賣魚

觀海　　吳雯

始識朝宗大登臺觀廣洋乾坤成澒洞風雨失尋常日照
扶桑小雲流太古荒蛟龍通窟宅魚鱉沒橋梁一氣元精
合千帆島嶼長飛仙如可接鶴馭轉茫茫

望津門晚烟　　張坦

津門衍平疇騁目數千里落景延殘城晴光碧於洗一葉
無端倪灑然塵慮委微風不滿林波痕爾清泚墟烟藹藹

生。萬縷散如綺。樓臺隱罨麗掩映遙峰紫璃宰吐火珠。金光浮兩涘溪樹濛參差青蒼蒹葭倚。水天不復辨。元氣混茫裹。遠觀昆崙霞。蒸蒸照赤水。近覩泰山雲。觸石膚寸起。素練雜紅綃兩兩差可擬。烟光亦恒景。燦爛無如此。或云近海天。沆瀣遙相被。或云近丹闕。光輝騰瀰瀰。大造本自然。具勝在物理。遐矚當暝時。轉與朝嵐似。漸窺天鏡明。咫尺銀漢指。彷彿紫光中。飄飄來仙子。有志在凌烟。輕身騎赤鯉。

發天津　張坦

駿馬隄邊路。征衣拂曉晴。寒雲澄海浪。殘雪凍沙城。連袂皆同調。辭親暫遠行。遥知吳地草。旦晚發春榮。

寄題臨津樓　　儲在文

高樓迢遞俯河濱。檻外浮雲自古今。齊履舊傳無棣遠。禹功惟見高津深。風生畫棟歸寒浦。烟滿璇題接暮林。何日披襟攜綠玉。月明陂上動清唫。

卯兮城　　運司張璨

童子採藥來。相將凌扶桑。徐福誕妄流。大言欺秦皇。至今卯兮城。秋草塡斜陽。

釣魚臺　　張　璨

昔時垂釣叟。避居東海湄。就養孟歸來。遂爲王者師。始知周家業。九鼎懸一絲。

明吟樓　　張　璨

仙人亦賦詩。仙人亦飲酒。詩酒即仙人。仙人何處有。三過明吟樓。獨立空搔首。

馬跑泉　　張　璨

泉本地中行。偶爲馬所得。名以馬跑泉。示以別鹵斥。句罷味餘甘。勿雜泥不食。

題院署後繹志軒　　傅維祖

鵬翮迅疾任離弦雷閃星流堪洞堅曾制驕猿號樹裏更教飛雁落雲邊道惟用直應無倒志在持平自不偏物理細參公意在背將如矢讓前賢

九日奉陪莽大延尉環水樓登高　　傅維祖

半醉黃花酒同登環水樓波光足下轉帆影檻前浮西北神京壯東南海氣秋清颸吹雨袖開府自風流

題香林院　　傅維祖

小春天氣暖行飯到香林流水西來合瀛波南望深樹凋

歸夢境猿靜習禪心。暫對黃冠坐。蒼無塵事侵

登環水樓　　魯之裕

鎖鑰津門柏府雄。牙旗秋漾碧波中。河通大海聲彌壯。人上層樓眼愈空。眺浪鯨鯢欲得雨。濟川舟楫快乘風。堯天猶自發昏墊。倚檻誰思度土功

題蔡大廷尉院署記後　　魯之裕

蔡公今純臣。明志以澹泊。歷官中外間左右一無攖

天子命巡蘆。以公勤事恪。蘆固鹺鹵區。官廨易傾圮。僉云弗美觀議宜金玖護。公曰奚爲哉。陋與吾所樂。聽事視事耳。安在

事丹至爾商爾籠儔比年孰不療露處紛有人吾何宴阿閣食則屏肥甘器則安盬惡惟期廣萬間大庇茲羸弱維春公出巡尋情競究度不日攻之成公歸覩而愕輒欲示後人此記所由作仁哉我公心恤商至此若夫人惟弗仁奉身斯不約奉約而心仁詎至于民虐予攷公也深予知公也灼爲公作好歌以昭其大略寄語後來官勿復恣恢拓

題環水樓　　沈儆

百尺烏臺俯碧流登臨每向靜中看怒濤聲震疑排閶駭

浪花飛欲繞闌地近滄溟思煮海時逢熙皞慶安瀾波臣
退舍皆膏壤一望平疇眼界寬

題蔡大廷尉院署記後　沈　儀

我公崇節儉一廨儆官邪輪奐何須美蓬茅亦可家衆工
趨葺治公意惜浮誇物力皆當惜人情務去奢理鹺商自
裕聽政吏無譁衛
國心彌切謀身志肯賒纏垣思保障敷土護堤沙涸鮒沾波
潤哀鴻絕怨嗟臣心真似水
帝眷乃無涯作法示來者相期戒踵訛

題莽大廷尉院署記後　錢陳羣

公平與愛商視商如赤子。鎮廨杭河濱敷椽仍湫庳。公笑而安焉。曰豈商之使。自有利公者多欲藏于己。往往量移時并擔及床第。上好下必甚。其事良可鄙。我今奉

命來詎可蹈舊軌。由來純臣心。澄白淨如水。一錢不欲名。以力挽頹靡。商衆感此意。頗厭纂組侈。先公而後私。了不煩管籥。何公視東郡。農事猶未起。鳩材繕公署。稍稍臻合美。公顧而安焉。豈曰我之使。乃今既輪奐。我盡其紀此。俾後之來者。可考而知矣。洎乎役將滿。故事易巡視。

帝曰咨汝來其無以易汝錫汝車服肅晉汝總延季公益早夜思

所以稱

明旨今年暑雨愆廬舍多傾圮尾閭不停洩積水望瀰瀰負襁無寧居豈惟失耘耔公設黔放粥赴者百餘里劑盈而酌虛治道得至理我適奉母歸扁舟十日艤探風書其事庶幾珥筆史頗公恢廣厦煦覆同衣被鈞樞通心衡位望高百揆詣公政事廳僅容旋馬止

夏日遊水西園次海昌師相原韻

錢陳羣

長河北下獨當門答省先生署作圜此日停車逢夏五年

時繫艇正黃昏閒情未要鳴騶近小坐惟聞乳雀喧最愛公餘成往復藥欄曲徑一開樽

將去心情欲少留海天景物望中收百年那得千場會一飲真當二日休桃李無言成過眼水雲有約話從頭舊遊緩步尋詩地歷歷猶能記某邱

題莽大廷尉院署記後　查奕楠

惠澤清操起淵鱗坐令商籠盡迴春數椽詎足酬公德物力猶煩詔後人

精誠已釋身家念去住奚分人我爲願假鹽梅劑天下萬

開廣庇識無私。

正月九日過海光寺　胡捷

春郊策馬日初遲。正是沙平草淺時。澗道猶聞冰瑟瑟。溪頭已見柳絲絲。談元入坐翻新偈。憶往登樓檢舊詩。紅鶴白松成寂寞。海天寥濶動相思。

九日登稽古寺閣　沈起麟

拾級登危閣。搴衣緩步行。驟驚飛雁近。恍覺暮雲平。屋瓦如鱗次。河流似練明。試聽簷鐸振。空外忽傳聲。

天津　章琦

海氣忽吞城、湖來破浪行。到門舟上下。繞軸水縱橫。天意歸秋色。鄉心隔雁聲。載歌欸乃曲。別浦暮烟生。

鹽關夜歸　運使 蔣 林

高城月出四天寒、樓閣如霞望裏丹。籠燭不須迎馬首。簾燈早已夾河干。魚鱗屋比千家小。雁翅船連十里寬。聖代即今徭賦薄。津頭誰信客程難。

冬日過海光寺　佟 鋐

斜逕紆徐指梵宮。板橋村落畫難同。微水凍積溪頭雪。枯樹狂號野外風。十里籃輿冬日暖。孤城蕭寺海天空。到來

爲覓湯休話。人在茶烟㯶影中。

天津晚眺　　巡鹽御史余　縉

秋原鳴絡緯落日照黃花渡口喧津樹漁舟動遠沙秤深常鬬龍詹際尙留瓜河渚中流隱孤城雨後斜田家三四媼負子話桑麻

觀滄海日出歌　李之峰

曾陟虞山之峯維摩寺中有楚僧好談異咫尺蓬山一島孤幻影驚看曉日出又聞岱宗絕頂之東巘扶桑夜午已堪挨撼波一抹海天孤候爾明霞奇難篆年來屏居滄海

曲竹雨松風隨斷續披露坐玩玉繩明淇漏臥酣羲輪沮
懶軀無匹亦無賢食貧有道差免辱喜隨驄馬侍御蹤更
追花磚學士躅地平競頌海無波天成欣覩燭調玉九歌
勿壞六府修臣力當竭臣心驚荒度經年濱海濱衝泥揭
水隨鴻鵠一朝信徧海上村海風吹我爽如浴南瞰丱兮
城徐福一去燐火走青北望麻姑臺方平何處雪浪成堆
吁嗟乎秦始皇漢武帝英雄天子氣蓋世經國不知稼穡
艱海上求仙究何濟我
皇御世陟禹迹殫力溝洫諮碩畫夢卜良弼度有人多士雲蒸爭

奮翮霄塗不識微躬勞，採奇于夜來沙磧蛤蠣灘潔如雪風潮音迅若決遠星歷歷互明滅此時漢影正西垂此時蛟舞鼉猶咽漚鳥互驚飛且鳴東來一炬紅勝血橫如大火流莫追升如立電光轟擊。蒼龍閃月鰲爍睛象緯笑指啟明徹須臾匠浪如擁銀又疑玉塔影倒揭琉璃世界水晶宮月晦見月真奇絕天光欲曙海氣寒。黑雲匝布如屏列微茫漸覺星光疎。絳霧頓開綺霞撤。萬頃金波擁金輪燎原共驚光焰烈。轉瞬一躍尺五天蓮花猶爍暘谷穴誰遣巨靈擘乾坤陰陽互根萬象陳

堯舜當宁化理醇。耕鑿千村作復息。梯航萬里尊且親。無分南北

東西四海秀頑老稚貴與賤。同是葵傾就日人。

登朗吟樓　樊世翼

岡巒體勢聳河滸。三輔探勝此樓古。棋之以日扇以風。會駐雲軿留仙話。慨想終南學道年。白石青松泠伴眠。絳闕元關通上下。氤氲呼吸注丹田。劍光如水復如雪。羽衣縹緲隨明滅。吟殘皓月和清風。數聲清籟九霄徹。乍似龍吟出深潭。還如鳳吁破烟嵐。劉琨孫登今縱往。塞上蘇門詎可參。帆影悠悠流夕照。鷺鷗駭鷩隨飛棹。滄波不盡滚滚

來猶似聲聲學長嘯。嬴得人間一日閒。藤杖芒鞵任往還。獨對遺蹤思古調。宮商長繞畫梁間。

天后宮　于廷獻

驪使封家十八姨。龍洋鯨浪坦如夷。三津宮殿同瞻仰。萬里帆檣盡指迷。彩蝶秖今來海舶。神鴉終古拂靈旗。聖朝重譯爭修貢。可護傳聞事更奇。

過西沽戍臺　胡忠楨

客路蒼茫外。殘陽隱堞樓。崇基接大野。孤影鎮長流。海氣蛟龍靖。人烟草樹稠。太平無戍角。牧笛入清秋。

三水中分　天津知縣張志奇

風帆葉葉下津門。亂水縱橫海氣昏。合處那從辨源委。分流終自見清渾。

七臺環向　張志奇

畿輔巖疆有駐師。七臺碁布自屓屭。時清無復驚烽火盡日靈風捲畫旗。

濵波浴日　張志奇

海門東望拱
神京萬里鯨波靜不驚。極浦方看騰紫氣。樹頭倏已挂金鉦。

洋艘駢津　張志奇

一水淼茫浪拍天晃儂畫舫遜人船。

聖朝何意通蠻貨自爲觀光近日邊。

浮梁馳波　張志奇

萬國輪蹄盡此經方舟鐵鎖壯金城澤梁無禁行人歇

聽闕門鼓角聲。

廣廈舟屯　張志奇

亭亭依岸艤

龍舸碧瓦參差照綠波。

玉輦不來春樹長遊鱗爭比舊時多。

南原樵影　　張志奇

城中鴛瓦碧鱗鱗極目平原遠市塵古徑寒林樵擔出夕明摩詰畫中人。

西淀漁歌　　張志奇

瀰漫野水集漁舟網得金鱗發棹謳斜日微風吹過岸一聲聲出白蘋洲。

過慶國寺　　蔣光泰

去海無百里河流何滔滔午風既云息晚潮亦已高楫藍

蹟水泼訪古忿摟撈。山僧不解事。斷石塡牆滾呼羣曳碑出。春蚓迷秋毫。聱牙交口讀。泪涙澄泉瀏。嗟嗟古遺猶。幾輩埋蓬蒿。唐宗昔雄武。跨海橫征艘。寺係唐太宗征高麗回息士處俗名挂甲寺。青萊沸雷鼓。平壤鳴霜刀。幸也得勝返。虎旅鮮伏敫。不然亡隋續。世事紛牛毛。

國家耀文德。箭簳弓亦櫜。不縣魚門胄。寧試楚練袍。寄語太平民。無棄耕桑勞。

節烈四婦歌 有序　　查禮

天津舊有三婦合葬焉。一爲譚某妻陳氏。一爲阮某妻

諸氏以烈死一爲趙某妻裘氏以節死乾隆元年八月十八日金振妻丁氏無子祝夫含殮畢旋殉柩側里人請諸當事與三節烈合葬稱節烈四婦云

君不見文文山作正氣歌津城節烈何其多父老向予說三婦往往涕泗爲滂沱二婦不受彊暴汚秉貞浩氣還太和一婦食貧甘苦荼冰心鐵骨玉爲質不羨膏粱華服珍羞羅凡此棱棱不可屈堪比蘇卿持節牧羊坡三冢纍纍一抔土丈二碑碣字不磨碧天霜月何皎潔羞照人間含羞妖冶嬌翠娥聞風興起金氏婦夫歿無子奈少何照見

古井水不波泉路匪遥矢靡他里巷聞之各酸鼻莫不心欽足頓手摩挲嗚呼從來烈節天所鑒公道在人相護呵今茲四婦合為一各行其志同香渦聖世采風重節義表厥宅里樹婺姿豈無鬚眉愧柔骨高風松柏同巍峩

望海寺　　查禮

殿角曈曨寒日明憑高迢遞見蓬瀛河分九派門前合潮送三山檻外迎煙靄有時浮刹影霜天無際徹鐘聲回瞻宸翰光華著長使波濤晝夜平

中元登海光寺樓寫望賦得八庚　　查禮

暑退涼初至登樓客思清魚簾橋外密稻隴寺前平雲起連湖色風過帶磬聲佛香吹不斷斜日射孤城

渡子牙河　河西岸即太公祠　　查禮

逝者如斯晝夜流蒼茫百里向滄洲渭濱無復西周士爻老翻思北海儔籠岸煙寒鮭菜艇沉波月墮釣璜鉤舟人指點崇祠在不獨千秋姓氏留

西沽晚歸二首　　查禮

西沽水冷野風疎艇載茶煙并束書斜日半林秋柳外荻

花深處賣鱸魚

石橋西畔斷霞浮。豆子䲡邊晚市收。獨坐船頭看雁過。數聲啼破海門秋。

正月十日海光寺放魚用東坡西湖放魚韻

查　禮

冰底拾魚如拾塊。隔冰鞭水如鞭背。冰開水活魚拔泥。一道渾流橫似帶。野翁珍物恣采擷。便擬攜歸充斫膾。可憐鬣損尾俱紅。更借鱗殘首並碎。呼童鬻取全其生。脫命庖厨入淵瀨。駭鹿仍歸豐草間。羈禽重出雕籠外。雪消南郭

閒相逐舊事西湖偶成會。漁人曬網趁斜陽。月吐寒光照東海。

文中子墓 有序　　王又樸

墓在靜海縣河西南。舊東城縣之崇德鄉。俗名崇先者也。相傳父老淸明日澆奠墓所。然兎絲燕麥動搖春風。而馬鬣不可復識矣。歲丁亥。耕農土中得斷碑。復誌其墓。有金生者增築之。遂巋然成墳。余小試過此。拜墓下。求讀其碑。已半剝落。有慨乎中。賦以弔之。

先生卜地是何年。此日聞聲拜墓前。古穴蟻封衰草下。黃

昏鴉噪白楊邊斷碑猶識千秋事野老還焚一陌錢大德

由來堪不朽肯教埋沒在風烟

三岔河口　王又樸

千里長河盡入傳是海門地當平處拆水統衆流尊立浪

魚龍怒奔潮星斗翻憑凌常落魄何處覓眞源

書張孝婦傳略後　周焯

不惜冰肌瘵病身驚刀引處感蒼旻世人莫謾皆愚孝有

智何曾益爾親

延師無力痛窮貧中壼居然絳帳陳今日小郎談舊事辦

香猶祝解圍人。

沈貞女詩八章　周焯

幽閑季女。行賦于歸。翩翩比翼。未偶分飛。

修短匪人。允由天造。旣奪我儀。胡不我告。

所天惟一。秉心無貳。敬達雙親。俯鑒我志。

兄弟不知。曰恐身殉。厥志未完。敢蹈白刃。

詰朝卜吉。往之夫家。謝彼羅綺。易爾衰麻。

入室悲摧。隣里心惻。仰見姑嫜。截然飲泣。

飲泣云何。痛觸姑慼。子職未終。聊代我特。

心結青松。行契蒼旻。季女幽閒。守貞以老。

孝子辭五章爲張紫垣作　周焯

事驚人。符常理。銀管書之空前史。伊何人。張孝子。

母病劇。盧扁窮。綿延三百六十日。夜夜禱蒼穹。

籲帝已。祈佛靈。書貝葉。指血零。藏之藏經閣。後世傳爲孝子經。

哀哀母病膏肓中。叩天叩佛兩俱空。孝子苦無計。直欲身從。

母既殂。名何用。門前坊。愈高孝子心彌痛。

弔殷貞女二首　周焯

貞女天津人適同里邢某邢母素有穢行百計誨女淫不從遂沃以沸湯身無完膚太守劉公聞其事遣尉詰之貞女終不言閱數日死

一室誰猶品自分趨風狂犬讒狺狺淸水肯受蒼蠅點貞玉從教灼火焚瓷可大伸終欲茹肌雖全腐亦常芬衛安門外添抔土自此人呼五烈墳天津西門外舊有四烈墳貞女葬其傍

百計摧蘭不忍聞終能皦皦出塵氛男兒幾箇甘湯鑊奇節何斷鈇與墳事雪已消通邑憤傳成爭讀使君文須知

法網從來大不肯窮搜狐鹿羣

觀海　周焯

百里家隣海乘閒此一遊茫無觀水術陡起望洋愁積浪千重霧遙帆數點鷗三山渺何許我欲問浮邱

冒雪遊海光寺　余懋橋

同雲籠四野出郭度荒塍獵馬遙衝雪潛魚冷鑿冰烟深不見寺橋盡恰逢僧我欲窺瀛海危樓且獨登

輓貞婦殷氏　張晉生

君不見百尺樓中身一擲又不見望夫山頭化爲石從來

貞節亦有人殷氏心跡光竹帛命不逢辰自幼孤秉性端莊家清白結禍誤中媒氏賺姑趙淫穢苦促迫里巷憤慨氣不平作爲歌謠傳街陌太守劉公素精明遴員委婉核其眞絶口不言夫姑惡含冤隱忍屈莫伸弱質村閨正氣存不愛繁華便貪生折磨縱苦身何玷矢志靡他命亦輕越日身死畢此志舍生取義邁等倫十七春光隨逝水魂依杜宇濟悲辛賴有賢明張明府秦鏡高懸盡得情觀者如堵其稱快從今草木亦知名天乎蒼蒼日月黃如何私照激烈倫凜若冰霜潔如雪特申大義明綱常昔年殉節

襃衣冠今日完名巾幗香噫人生百歲皆有死此婦獨與
天地相久長

春早渡西沽浮橋即目偶成　天津道　張坦熊

農事方興作鳴騶出郭聯馬蹄波影上人語曙光前簑笠
東菑雨答畬西浦烟太平原有象休說長官賢

張節婦輓詞　黃謙

娟娟弱質入門而寡新篁有節古井無波

天津賑恤行　博爾和

乾隆二年夏之半時雨稍遲

聖憂旱捐租
鳳詔頻下頒復籌賑恤勤
宵旰欲溥甘霖潤枯槁徹宿齋宫誠致禱宫懸雅奏撤咸英大官
御膳辭珍好七省軍儲飛轉舳截散
天庾百萬斛喜氣歡聲宇宙盈大地生民全比屋入秋汎水溢河
流更
頒府藏修村塾菴戸堅完釜有糧荒年更比豐年足小臣奉
命出京師監理漕儲適覩之不知曽遍承
恩者此生何以報無私

丁巳秋夜天津防汛與仝事勘工　武啟圖

行行相與到津頭。兩岸垂楊映水浮。暑色漸消關靜境河源可探定同遊。一時清氣通閶闔。永夜精誠貫斗牛。歲月不妨隨俯仰。冰輪先照海天悠。

戊午夏秋霪雨河淘四溢津門地當下衝受淹偏重與丁巳秋澇相埒爰誌憫災四章　天津知縣　朱奎揚

利盡魚鹽說水鄉。力田何事每逢荒。漏天十日懸磬室破峽千尋瀉呂梁。求雨拙謀殘臘尸。逾年驚覩兩滄桑。金穰水旱原無據。莫漫踟躕問彼蒼。

非緣萬墊未安流。南北爭趨滙下游。是處窪田同仰釜去年陸地早行舟。占文寧謂偏私畢。辨土難期大有秋。涼德小臣慚負職。海疆兩廑

九重憂。

一片波光望渺然。巨區撮壤可能塡。頓消地力無毛土。孳仰

天儲續爨烟。八載神功空禹跡。九河霸術擴齊田。天津為九河下稍。只今疏瀹如堪傚。敢憚胼胝說距川。

滔滔四野歎淪漪。

帝澤汪洋更有餘。粟截幾許甯饑急。先本截漕數十萬於津倉以備需用。商道關左劑盈虛。備災豐歲何堪命。

天賚回天鑒厥居。慶爾生逢聖明世。不教羸弱轉溝渠。

時雨初霽郊行志喜二首　朱奎揚

入夏炎熇烈。平疇土欲焦。恩膏重有詔。甘澤遂成謠。柳外扶犁出。橋邊舉網招。喜逢田父話。涼意劇飄蕭。

雲淨碧天曠。驅車為啟顏。蛙聲喧隴畔。日影澹林間。但卜

倉箱慶何辭泥淖艱政成非易事民樂暫心閒

淨慈寺　　　　　　　　　　　　　查昌業

亭亭慧日峰招提在其抱側足翠屏開湖山莽寒照午後一聲鐘惺然發塵覺昨夜山雪深巖溜飛晴瀑

先叔母浦恭人殉節詩亡失已久吳東壁手書見示哀痛之餘作詩酬之　　　　　　　　　　　　　查昌業

患難全貞烈哀心自作銘經年亡手澤削跡痛幽冥珍重書斑管游揚播汗青感君彰隱德奕葉被芳馨

謝同人褒揚家母苦節　　　　　　　查昌業

鴻篇今日錫鄉賢。敢望他時太史傳。遯思半生完苦節。詩歌一帙慰餘年。長物鳳紙書銀管。不數冰桃薦綺筵。珍重琳琅藏古錦。翠珉留付子孫鐫。

堤頭晚歸　姜森

一棹橫秋水。蒼茫渡晚烟。雲陰融岸樹。燈火靜漁船。路怯新橋窄。村憐野潦穿。歸蹤徒踽踽。躑躅斷灘前。

西沽　施士鑑

停瀦郡西畔。瀠渤水東陬。橫帶五千淀。遙隣七十沽。上游收潦滻。南泊瀉滹蘆。合作朝宗勢。平成溯禹謨。

泛望海寺至香林苑觀衛白二河交會處　金　相

停舟碧綺寮。憩跡青華觀。晴烟幕花積。宿靄延林散。緇廬改新制。櫨欂溢璀璨。開門見大河。日夜納漫汗。京西三百川。一氣總輸灌。呼吸走風雷。憑陵倒滄瀚。經營一失宜。舊隨窯高岸。昏鳥萬檣宿。晨火千家爨。保障有賢臣。闔葵敢興歎。

扈從

御舟渡河　運同　孟　淦

黃黃河水流。六斗泥可討。我聞昔人云。是水來天際。天際

不可窮。到此分涇渭。撼波耀日光。一落千丈勢。波落忽橫流。波回響澎湃。恍若駿馬奔。疾馳莫能御。又若猛虎行。山林皆震怒。巨舟渡此間。劃然判其界。滚滚百里餘。滔滔無阻滯。宛爾游龍游。游龍瞬息去。渺風聲不聞。洪濤勢以細。靄然來黃雲。觀者如趨市。兒童走街巷。男婦不暇避。父老皆歡言。萬年莫能遇。遇此萬年春。舉國若爲戲。迢迢三千里。余獨躬其事。

御舟至臨淸守淩是夜水忽逆流舟從而去東人傳以爲美談云

孟淦

自古臨清水。滔滔流西北。
龍舟來臨清。潺湲水無力。須臾鮫龍至。擕水中流逆。逆水送行舟。百里來頃刻。勢如萬山奔。洶濤欲瀠瀠。眼界曠然清。轉頭境忽失。時已過東昌。山暮日將夕。但聞東人云。臨清水仍涸。

孟公橋家大人佐繼時所擬　孟淦

昔年我作津門遊。津門滔滔津水流。中有長橋偃波臥。天矯宛若游龍游。橋長水長勢摩盪。石潤金隄光瀁瀁。烟蘆水竹秋滿前。千村萬落背還向。平湖油油碧于醅。瀠洄十

里橫歌舫津門士女來橋頭。橋頭如市壹何壯。大車小車絡繹行。我時下馬歆郵亭。試問此橋𠙶誰氏。津門父老挙誇稱。詣說此橋非從古。太谷孟公所落成。落成到今三十載。此橋卽以公爲名。君不見橋之東南峻嶒第一碑。仁風惠政誰所遺。又不見河之西北兩岸木森拱。鬱鬱葱葱誰所種。而我聞之絕不言。徘徊從倚橋之闌。縱酒放懷留十日。二三知己從追攀。歸來登堂告我父。津門勝事從頭數。我父聞之笑不應。扶笻極目臨烟浦。

帶經堂自題　孟淦

陋室非新搆。從今額小堂。鐘聲戶半月。雁跡一簾霜。石古塵封墨。書殘蠹滿囊。何遺琴在抱。分付好收藏。堂前亦可鳴琴即先大夫手額也。

舟次望海　孟淦

極目長窮坐小舟。浮天無岸水溦溦。半鈎月下千峯聳。萬頃波中一葉流。霧氣忽開通海市。山風初起罨重樓。石橋凌處今何在。曾否當年到十洲。

庭樹　孟淦

樹在北司墀旁先大夫手植也

森然喬木已成林。爲愛青葱坐小岑。卅載向榮非有意。一

枝庇蔭到于今。漫趨庭下憇寒歲。偶過階前趁午陰。昔日鳴琴曾對此、不知果否是知音。庭即先大夫鳴琴處。

浮橋步月　孟淦

連綿雨後水雲開。白板橋頭渡幾回。午夜星河空萬籟。平潮湧月海門來。

登觀海臺　孟淦

觀海層臺上。遙天共水長。波搖涵渤碣。日動見扶桑。出沒雙湖地。空濛萬古鄉。魚鹽常賴此。極目意茫茫。

減水沽聞蟬　孟淦

淺深沽上雨初收特向津門放小舟借得半帆風正好綠陰濃處一聲秋

孟公橋夜眺　　孟淦

信步浮橋上茫茫眼界清月殘村舍黯風定海潮平穩渡先公跡安瀾赤子情坐聽垂釣者還說舊家聲

丁貞女詩二首　　崔緒振

蘭蕙期同秀吾生何不辰未爲比翼鳥便作未亡人成此百年信來搴總帳新哀哉慈母別忍淚向蒼旻

未識夫君面誰言恩愛縈守身惟見義大節不關情休道

九泉隔應憐大璞負淸風傳海宇萬里達蓬瀛

初夏與顧方來羅近齋晚登玉皇閣　　査善和

昔聞古刹城之東中有高閣凌天風一客攜手相呼引足履危梯雙躋矇攀援有如猱升木轉輾不異鳥入籠須臾山河大地見如駕鵬翼憑虛空是時昏黃沙晚溯金波向弄海水紅長河繞郭千里瀉高城枕水百雉雄俯視廣廈千萬列謂是大賈王侯同吁嗟此身一稊米蟻穴富貴如轉蓬登閣足令須彌小牛角何必相戰攻持此欲問泰山叟笑事驅車沓迴蒙

行宮初竣恭賦　　查善和

七十二沽古水鄉東連巨浸波濤長間有池館開道旁參天萬柳秋蒼蒼潞河日下遥相望舳艫千里㘅帆檣清波一棹隨風颺瀰㳽兮我思滄浪

天子重念溥海疆

詔疏禹績俱倉箱視民所在如有傷

翠華親駐臨康莊百工子來畚鍤忙平蕪不日起畫梁温宮窈窕達洞房曲院掩映通修廊闌干鏤玉棲鴛鴦緞閣錯金蹲鳳凰其西綠竹交琳瑯清飈習習水樹凉萬絲煙雨垂弱

楊俯瞰十畝方池塘松濤過耳同笙簧飛樓仰覩雲中翔

中臥古柳山之陽癰腫何止千歲強海棠一株

天藻香有御書海棠䕺春風特地驕紅粧遙憶來年時

省方水嬉三月魚龍藏河伯不敢恣狂猖

御舸中流飛蓋黃羽林雲屯鷹隼揚森立豹尾輝旂常比來經

始雜士商觀者不禁如堵牆徘徊徙倚等望洋神飛色動

空徬徨扁舟歸去興未央霜天新月烟蒼茫

劉節女　　查善和

女爲海豐場之竈莊人八歲夫沒以父母無子忍死奉

親十四年。媒妁欲奪其志，乃死節，同人以詩文弔之。

死非甚難事，惟其義之難，當其就死意甚烈，千人駭曰萬口讙，豈知經營死之所，柔腸一日千迴盤，快然仁至義已盡其心，乃如古井之水不復生波瀾。我讀劉女死節事，此事未可作烈觀，丫齡何知從一訓，其人未成其天完，飲泣吞聲十五載，惟孝與節兩不刋，豈若世間徇名豔外則甚殭中已乾，艱難宛轉卒償志，勝彼豫讓之報智伯，荆軻漸離酬燕丹，士夫好奇辨一死，聞其說者膚毛寒，吁嗟乎其死之烈何慷慨，其生之心尤辛酸。

春日西沽晚眺　金銓

佳色自相招。閒吟過石橋。昨朝足春雨。一夜長青苗。岸柳低殘照。堤烟帶晚潮。興闌歸步緩。處處見漁樵。

大沽觀海　天津知縣李符清

蒼茫海氣接長空。蛟室龍堂縹緲中。萬片風帆天上落。疑從雲際看飛鴻

海光寺晚眺　李符清

三津風物似南天。徙倚高樓思渺然。七十二沽秋水闊。夕陽爭放打魚船。

淀河即目　李符清

兩岸垂楊挂落霞。捕魚小艇傍人家。閒鷗也畏忘機者。飛入前洲蘆荻花。

王貞女詩 有序　李符清

貞女。王秋坪觀察之愛媛。余姻親莊栗堂運同之子婦也。未嫁。莊生歿。貞女誓不改適。栗堂聞之迎歸。以哭夫致疾。未幾卒。

貞女瑯琊王。清門嫺禮儀。幼許字莊氏。兩小未結褵。父為觀察舅運使。問名納采加儷皮。誰知鴛鴦鳥。雄歿惟存雌。

解一莊生翩翩正少年。玉樹中折吁可憐。而許來到門。貞女聞之掩袂涕泗漣。生已許作莊家婦。豈以既死忘所天。生當奉君舅。死當下從地下黃泉。解二未嫁夫死。文藏禮書。斬衰而弔。既葬而除。貞女豈必不知此。至性所激禮可踰。解三從一而終之死靡悔。耳中但記莊生名。此外何曾有連理。妾心已作枯井水。解四阿舅大歡喜。歡喜復酸辛。備禮迎歸。是日觀者塡通津。濺棺哭夫壻。上堂奉晨昏。貞女今稱未亡人。解五婉娩溫恭幽閒窈窕。未事先姑。克和叔嫂。六親仰之。女師女表。解六人謂貞女宜享修齡。豈知貞女不願生。百

年一瞬。總歸盡。松柏彫矣留餘青。七解 生不同室。死則同穴。夜臺庶可慰蕭瑟。雖死之年猶生日。吁嗟乎。貞女烈婦合爲一。我爲歌之永貞烈。八解

紀

恩詩

乾隆三十六年

聖駕巡幸天津蒙

恩賞朝珠貂皮緞匹荷包等物謹賦詩恭紀

拔貢生臣朱　晉

聖主嘗陽日。羣公輯瑞年。省方畿左輔。問俗海東偏。耆老瞻

龍仗。商民拜

鷁船。

恩綸中使出。
賜賚尚方傳。珠串牟尼燦。豐貂潤色鮮。花分文綺疊。佩結紫囊圓。共沐
恩施普。還期報稱虔。章身頒浹髓。濡筆紀瑤編。

乾隆四十五年四月
聖駕巡幸山東
回鑾幸天津蒙
恩賞璽刻九老會詩貂皮緞疋荷包等物謹賦詩恭紀

生員臣郭淳

鑾輿旋蹕涖三津到處歡聲擁萬民共仰
天顏知有喜爭傳
巽命復重申引年好續唐賢社勒石欣看
聖藻新捧到珍裘殊翡翠擊水美錦燦麒麟玲瓏珮結金絲艷搖
曳纓依紫綬勻總爲
至尊符樂愷遂教
恩錫逮冠紳藏之什襲誇東壁報以歌謳叩
北辰其戴
皇仁叨

寵渥無疆長奉萬年春。

乾隆五十年正月

恩宴千叟於

乾清宫蒙

恩準入宴

賞墨刻千叟宴詩如意壽杖緞匹錦絹紙筆墨硯烟壺荷包等物

謹賦詩恭紀

舉人臣楊伯壎

壽宇開

皇極。

推恩紀大酺法宮森洞啟黃髮儼前趨禮數寬逾謹珍肴莢更腴何期登
禁苑竟爾飫
天廚既醉方申祝傳言若唱臚
鴻文千叟寰稱軸滿貫珠如意凝歡錫節枝許其扶三英宜作服
四寶俛研朱更有連城品還同繡纈俱一時齊下拜
九陛聽嵩呼時際青陽暖年逢大衍符葵衷無以報獻
壽頌璇圖

乾隆五十三年二月
聖駕巡幸天津蒙
恩賞宴於
柳墅行宮並
賞朝珠貂皮緞匹荷包等物謹賦詩恭紀　廩生臣王有源
別館臨幾何春和繭綵旄江花依水發御柳拂雲高遇
賞因開宴御
恩遍
賜醪坐依

仰仗近臣欽戒語聲韶豈獨分甘洽遐邇同錫賚以彰施寘深宷。

寵賚勝綈袍祇以葵衷切常求

黼座褒歆和兼食德謭劣愧濡毫。

乾隆五十五年八月恭逢

皇上八旬萬壽長蘆淮浙各商恭辦

慶典祝

釐仰蒙

特恩賞看大戲於

同樂園自辰至申刻演五轉蒙

賞克什三次乳茶清茶三次得觀萬國來朝普天同慶舞戲劇草

孝欣邀

異數頂感難名謹賦詩恭紀　柏梁體二十八韻

拔貢生臣朱　晉

歲在庚戌之仲秋。

聖人萬壽符箕疇。八佾行

慶施惠周蠲租減賦

懌流。五風十雨年豐收。四民康阜遵道由。普天率土呈其球琳。

絺絲泉通車舟長盧三輔連

皇州山呼厠列封人儀

詔許中禁隨娛遊席地列坐

恩殊尤。

園開同樂排伶優飛仙伽利臨瀛洲。烏衣卉服兼厮養呼噪

海市森蜃樓儼然王會圖傳哪。八風諧暢音和柔頻

賞克什臚珍羞雲漿霞乳盈磁甌。三清玉茗香氣浮。自辰達申五

轉籌小臣頂戴

天恩稠疊茅培植逾薪槱。涓埃汝髓何能酬含哺頌叶康衢謳

昇平億萬

福祿遒承與
天地同其悠。

廩生臣張承銳

維
皇建極盡朝宗。
壽宇宏開拜
九重。甫朔貢琛褒
盛典。臣民祝嘏慶時雍。臚歡正慰康衢願。
錫燕欣看樂部從。方聽簫韶諧律呂。俄驚曼衍戲魚龍。冠裳輻輳

圖王會草野趨蹌識

聖客香茗捧來仙液貴珍饈分處膳夫供頻移刻漏傳銀箭屢

醍醐玩玉饌坐久幾忘依

闕近歸遲更覺受

恩濃躋堂漫詡當年樂在藻真誇此月逢長紀慶颺綿億載

太平歌舞遍堯封

乾隆五十九年

聖駕巡幸津淀長蘆商人　臣宗澄　承修

御舫發送至趙北口差次得隨鹽臣徵瑞跪迎

鑾輅恭觀

天顏謹賦詩恭紀　集唐人句十二韻　廩生臣樊宗澄

睿德總無邊。李乂 觀風五教宣。張說 發生同化育。許敬宗 舞詠溢郊鄽。杜審言 都邑羣方首。張說 魚鹽舊產傳。沈佺期 天津轉明鏡。裴守眞 金岸引行旃立。李敬 駐蹕華林側。太宗 橫舟漲水前。李百藥 油雲陰御陌。虞世南 梅雨灑芳田。太宗 柳色勻三月。李百藥 歌聲徹九天。盧照鄰 拜迎彌道路。杜審言 率舞悅堯年。胡元範 莫以崇班閟。杜審言 欣逢榮耀全。宋之問 類從皆有

召蘇頲

王道固無偏張說

寵命垂天錫源乾曜　康時洽賞延杜言　辭厠惟誠濫次陸堅　微物荷陶甄杜正倫

乾隆五十九年

聖駕巡幸天津蒙

恩賞墨刻十全記墨刻十全老人之寶說

御書福字貂皮緞匹寧綢帽緯荷包等物謹賦詩恭紀

廩生臣樊宗澄

無逸

宸衷切。時巡豈憚勤，允符千載治。

親灑十全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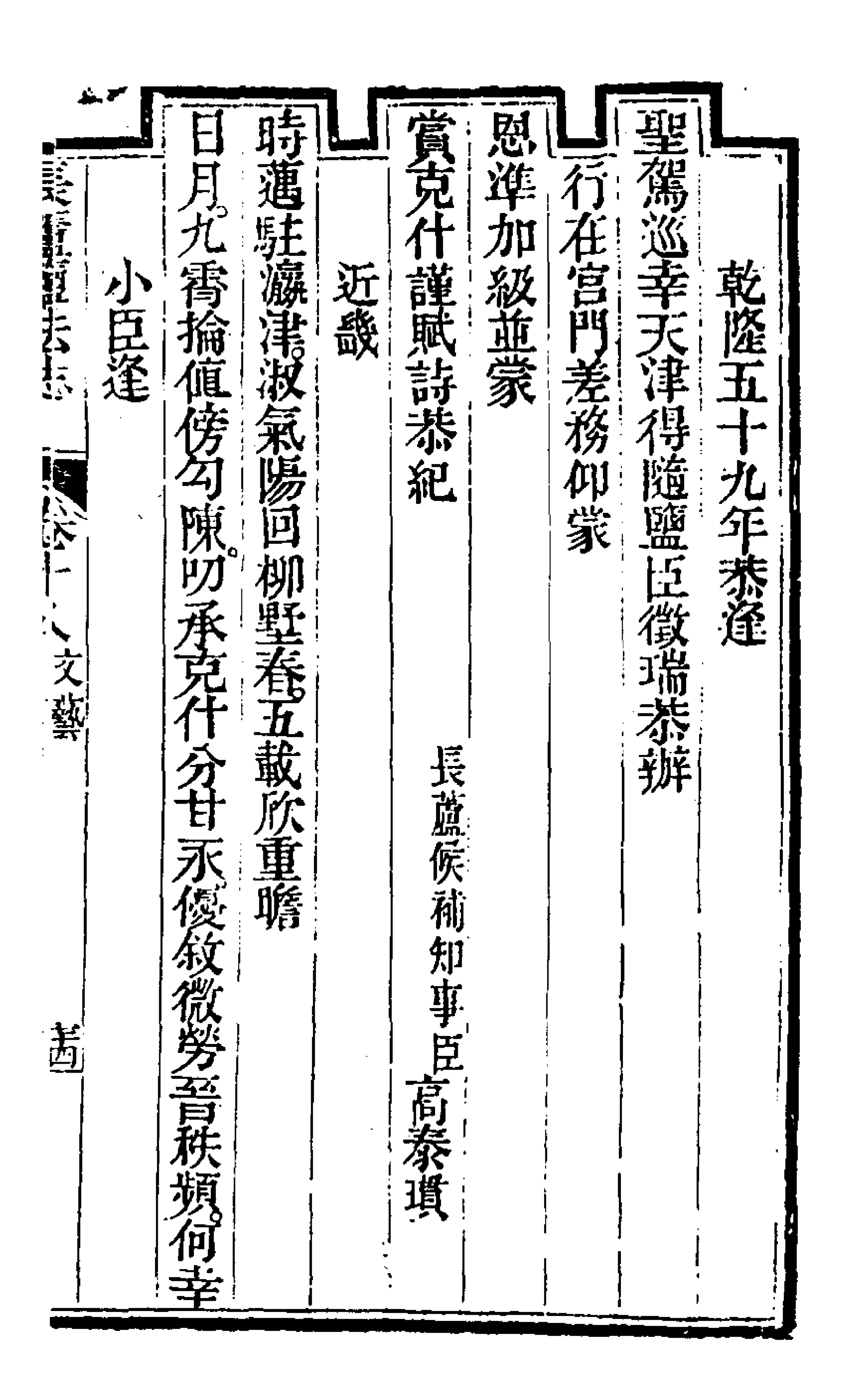
錫福同中外。承

恩及組纓，冠纓齊耀采。囊佩總含芬，懸壁蛟龍護，開函艾納薰。便

蕃恩寸補。

寵眷信稀聞。

聖德天行健，微躬喜色欣。同賡歌湛露，拜手望彤雲。



乾隆五十九年恭逢

聖駕巡幸天津得隨鹽臣徵瑞恭辦

行在宮門差務仰蒙

恩準加級並蒙

賞克什謹賦詩恭紀　長蘆候補知事臣高泰瓚

近畿

時邁駐瀛津。淑氣陽回柳墅春。五載欣重瞻

日月。九霄掄值傍勾陳。叨承克什分甘永。優敘微勞晉秩頻。何幸

小臣逢

異數。擬將高厚頌

洪鈞。